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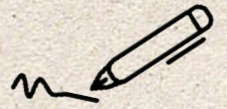
青春期少女的蛻變與掙扎

《笨鳥》首先想到的便是笨鳥先飛此一成語，在沒有父母親帶領下的兩位女孩，林森和梅子，懵懵懂懂的自己探索著青少年時期成長的變化，無論是同儕之間或異性之間皆是。相較於主角林森，梅子的個性較為主動大膽，在劇中牽引著主角的故事線，無論是慫恿林森偷手機，或是帶著林森到理髮廳放蕩不羈的喝酒享樂。然而在梅子外向的個性下其實隱藏著自卑，在家庭中她的存在只是為了給癱瘓兒做媳婦，在理髮廳被性侵後連自己身體的自主權也喪失了，迫切的想與外界做聯繫卻受困於無知中的梅子最後選擇最激烈的方式逃離——自殺。

主角林森則是較為沉靜被動，情緒的起伏也較不明顯，在沒有母親的扶持下，獨自一人面對自己身體的變化和對「性」的好奇與困惑。從開始被同學霸凌傷害了下體，在理髮廳可能被性侵，被媽媽檢查下體後媽媽不屑的神情，多次幫男友口交至之後不愉快的性經歷等，使林森充滿無助於困惑。林森的困惑與不安也影響了觀眾的情緒，同學們對她的下體做了什麼？她是否有被性侵？媽媽為何露出這種表情？為何和男友初次的性關係並沒有流血？皆是觀影後無法得出確切答案的。

這部片中也探討了女性在性關係中的地位，以主角林森和男友的關係為例，她總是扮演較被動的角色，甚至被物化，成為男友想被口交就召喚，或發生不愉快的性關係後馬上拋棄的「物品」。這不對等的關係不單單發生在較為傳統的中國偏鄉，這也普遍存在於現代東西方各個城市中。初次性關係沒有初血是女生的錯？會被性侵是因為女生穿太露，行為太放肆？這種錯誤的觀念已深植大眾的心理，無形的將女性擺在較低的地位，使女性產生自卑感、愧疚感。林森媽媽在檢查林森的下體後露出鄙視的神情，對無助困惑的林森來說是多麼大的衝擊，在還不熟悉自己身體變化前就彷彿被灌輸「骯髒」等形容詞。導演用最真實的視角，詮釋了女孩在青春期脆弱、無助、困惑的樣貌，並令我們反思這社會對女性的期待，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可能會造成的傷害。





被科技綑綁——手機的含意

手機，在片中是屬於新世代的產物，但手機一出現，通常帶有不好的影響，從前段警察值勤時分心的看股票，到林森偷手機，以及美髮廳事件前的拍照等。同樣的世代，孩子跟手機，他們似乎都是不被祝福的存在。在片中，我們看不到林森使用手機成功通話的片段，她拒絕了媽媽的電話，和梅子也只用語音留言溝通，但我們紛紛可以見到校長、媽媽成功通話的鏡頭。當一個手機連最基本的通話功能都無法使用時，使林森就像片中農村裡的小孩一樣，連最基本的健康生長環境都匱乏。手機由三個部分組成：簡訊、通話語音以及照片，分別代表文字、聲音以及影像。簡訊由文字組成，在一來一往，短短不過數十個字的訊息中構築另一個世界；通話、語音訊息由聲音構成，清楚地表達主體當下的情緒，抑或是將其隱藏；照片即影像，存下了不同時刻的切面，表現出某一時刻的狀態，欲言又止。

青春期少年少女的孤寂巨大的難以想像，課業壓力、同儕霸凌、性探索，《笨鳥》曖昧地刻劃了屬於這個時期的各種面貌。手機螢幕隱隱約約亮起，「手機」提供隨時隨地的通訊讓人的距離變得更近，卻也在片中代表新世代與現代科技的綑綁。開頭姦殺案現場的警察不專注的關心著手機中的股票消息，反應了這村莊裡若遭遇危險，其安全秩序的漏洞，而林森的生活，何不是被這「冷漠速食社會」的科技產物「手機」綑綁纏勒了？

當林森百無聊賴地划手機，在網咖、在學校、在家裡，發送一個又一個訊息，也把某部分的自己拆解成片，傳了出去。在林森滑手機的當下，觀者感受不到任何情緒，但手機身為溝通的媒介，人與人在溝通的過程中必然衍生各種情緒：傷心、愉悅、憤怒……林森麻木的處理這一切，觀者從她臉上瞧不出絲毫表情，手中的發光體牢牢吸引他的目光，彷彿成為了少女的一部分。埋首於這個會發光的電子螢幕，就擁有屬於自己的王國，抬起頭，還是必須跌跌撞撞前進，暗中摸索那份關於肉身的情慾。

手機對於現代人，裡面所儲存的東西，跟隨著使用者，日積月累，足以代表你的一部分，到最後它是帶著你的部分靈魂在活著。像是後段梅子的手機記憶卡被換掉的畫面，表現出將這些人的附帶物(靈魂)瞬間轉換成為金錢，將空虛的身軀(空機)作為其他用途，對於整體上在科技影響的描寫上，更加深了一層印象。

《笨鳥》的攝影技法

透過多方固定鏡位和長鏡頭的使用，帶給觀眾真實記錄的感受。「固定鏡位」可謂「主觀塑造出來的客觀」。論戲內，透過攝影機鏡頭擺放在特定位置的拍攝手法，以其「不動」去襯托演員表演的「動」，好似純然在記錄事件發生，對事件的主觀感受取決於觀者本身，而影片本身是客觀的；然若改以戲外的角度去看，其鏡位的擺設（角度、高低位置等）卻充滿著創作者主觀意識，藉由不同鏡頭位置的使用去誘導觀者產生特定感受和思考，此時其影像可謂毫無客觀性可言，而這和前者所提互為南轅北轍的存在。透過矛盾的兩方交織出所謂的「固定鏡位」，利用看似客觀實為主觀的方式，在得到觀者信服的同時傳達創作者想表達的思想。而使用在電影《笨鳥》上，其「固定鏡位」的多方使用讓整體敘事的真實性增加，然這都是透過黃驥導演：一個中國留守少女的主觀視角去呈現故事。但電影開始卻感到有點可惜，從林森認識的警察兒子出場開始：梅子離開主線後，馬上就讓警察兒子來遞補，之後又緊接著母親。這樣的處理太過於單線，進而造成段落連接不自然，使劇情前後的時間概念難以掌握，出現當林森接觸不同角色，觀眾接收她的心理轉換時，邏輯上會出現的小質疑。

片中重要死亡背後的社會問題

在被理髮店老闆侵犯後，梅子便不再出現，唯獨幾句冷冰冰的留言偶爾會從林森的手機裡傳來，直到下一次出現，已是喪禮上的相片。得知梅子的家庭狀況（梅子是養來給癱瘓兒做妻子）後，又不禁懷疑梅子的死難道僅僅是那理髮店老闆的錯？還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舊思想也該對這無辜的生命負起責任？

電影發生在中國農村，雖然街景明顯落後於大都市，但網咖、手機卻是年輕人時常接觸的。另外導演也放入林森爺爺和銷售集團的場景，全是年輕面孔的行銷人員，主導過去的那一代，專門騙取老一輩的財富。片中不時可以看到施工場景，也提醒著我們這城市、這國家，以及人們，都在往前進。「現代化」一點一點的滲透，但與現代有關的事物，卻都往最糟的方向走。透過梅子的死可以看出，這些「現代化」的負面後果是無法從這農村內，那些如此容易受年輕一輩人所蒙騙的上一代的人得到幫助的。

「梅子」一角在片中唯有片頭十幾分鐘的戲份，存在感卻十分顯著，不斷促發觀眾對此角的思考，導演這部份的處理十分巧妙出色。